



27

□ 12
2890
27



門口12
號2890
卷27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六

唐陸淳纂

僖十七年夏滅項

公穀皆云齊滅之爲齊桓諱也啖子曰按其文義乃是魯諱豈可爲齊諱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爲之諱乎爲齊桓而稱魯君非臣禮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公羊曰戰不言伐此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啖子曰此戰與伐各是一事故不得舉重也又伐時曹衛邾



三國同之戰則唯宋獨戰事須先書伐也又云曷為不
使齊主之據例皆以主及客與襄公之征齊也啖子曰按左氏
傳乃是齊師伐宋師故以宋為主也此傳不知事迹故
穿鑿爾

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啖子說同公
羊

邢人狄人伐衛

穀梁曰狄其稱人何善累而後進之按狄加人字以成
文辭爾不可云邢人狄伐衛故也有何善乎

僖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

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

執鄆子用之

左氏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趙子曰若
然則宋為首惡邾雖諸侯不當受其無道之命然勢卑
力屈罪猶輕於宋經文當兩譏之云宋人使邾人不當
獨罪邾也且宋襄以仁義為己任故不重傷不禽二毛
豈肯殺諸侯以祭淫祀乎左氏見上文盟于曹南又續
云鄆子會盟于邾以為宋公本召鄆子鄆子來晚故宋
公回至邾鄆子乃到所以怒之曾不知曹南之盟自是
大夫盟爾若宋公自曹還宋何得路出于邾殊為乖謬

也左氏敘子魚諫云今君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且三月
執滕子六月乃用鄆子而云一會其謬可知也凡左氏
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如君氏卒之比欲以證實其事
令後不疑他皆若此學者宜深詳此弊左氏又云用之
於次睢之社以睢水在宋附會而爲此說據鄆子會盟
于邾何得至宋哉

公穀皆云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也趙子曰詳觀經文
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二傳云社臆
度之爾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左氏穀梁並作宋
公誤也據曹伯不與盟故知公羊是也宋襄爾時自爲

霸王若自來曹地則曹伯邾人何敢身不至而令大夫
盟乎左氏旣云用鄆子是宋公之命故書宋公符其言
爾

衛人伐邢

左氏曰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甯莊子
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天
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兩啖子曰邢之無
道未應如紂衛侯之賢不可比於武王皆飾妄之辭也
故不取

梁亡

穀梁曰梁亡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趙子曰經中不可書云酒於酒色而亡何用此說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南門者法門也按南門者城之南門爾何用法門之說也

郟子來朝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

西宮災

穀梁曰閔宮也按經文謂之西宮直是僖公之西宮爾何關閔公乎

齊人狄人盟于邢

穀梁曰邢小其為主何為主乎救齊啖子曰邢雖小國何妨為地主妄云救齊無所據也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左氏曰公欲焚巫尪臧文仲諫云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啖子曰按經書大旱明為災也安有年饑而民不害乎此蓋史官美公從諫故有此言不知於理不通也但取其諫詞而略其是歲也饑而不害一句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雲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執中國也趙子曰不獨言楚子執者以病諸侯不宗中國爾不與夷狄有何義乎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曰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啖子曰上言伐宋此言獻捷必知宋捷從省文爾為襄公諱有何義乎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穀梁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按釋他諸侯公不與會故不得書爾非謂外釋不志也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啖子曰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

穀梁云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此人者責之也啖子曰王師敗績于貿戎豈非尊敗于卑乎又稱人者亦常例爾皆不可別為義說穀梁又數宋襄公之罪云伐齊之喪按納孝公是也亦不可舉為罪故略之

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

公穀見不書葬皆為義說按例凡諸侯葬與不葬從魯

會與不會爾無他義

杞子卒

左氏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趙子曰蠻夷之君雖大日子降而稱子亦似有理薛乃稱伯杞亦多稱伯有何理哉左氏不達國小降名之意誤為此說舊說皆云赴告之禮同夷狄故貶之且升降名位當由王者若魯史專自貶降爵位乃春秋自為亂也且春秋若實專以削黜為義則諸侯惡事非一何不黜其名位哉又已後杞或稱伯即云捨夷禮或稱子即云復用夷禮彼二王之後常與大國盟豈是兒童屢捨屢用哉益知是霸主

升降之爾

左氏解稱子義皆放此名位例論之備矣

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曰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文直書其事以明非禮爾兄弟有何義乎

宋殺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啖子曰三世無大夫迂僻之甚

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啖子曰夫子因魯史而垂訓宋大夫祖位同者書姓名有何妨乎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穀梁曰蓋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自納之何關陳事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趙
子曰凡事接於魯雖非命卿皆書名傳不達此例遂穿
鑿爾

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公羊云其言至鄆弗及何侈也穀梁曰大之也弗及內
辭也趙子曰直書之以譏內之無戎備爾何用曲爲義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趙子曰若臧文仲

實往經文不當不書又云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
以其不臣也趙子曰當時非勤王之行云責其不臣亦
非也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
終僖之篇貶啖子曰凡褒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貶乎
故穀梁義是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羊曰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
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趙子曰聖人

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

穀梁曰再稱晉侯惡也趙子曰凡書侵伐皆罪之何得再方爲惡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羊曰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意爾何內辭乎

穀梁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按此依事實次第書之不得別爲義說又以刺公子偃考之例又不成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曰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啖子

曰宋非侯伯又非盟主何得聽訟乎此傳不見事迹臆說爾又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臆說爾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

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按未命之卿例書人有何貶乎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啖子曰若是本召盟之國

諸侯既盟則雖後至亦當盟既不盟明非本召也左氏傳釋云桓文之伯不書錫命或曰以不告故不書爾答曰按錫命爲侯伯事之大者無不告之理且公在會不容不知所以不書蓋有微旨也

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趙子曰言王所則明非京師矣何用更言天子在是乎

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趙子曰稱王所卽王所在爾無他義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趙子曰若信然則經文何得先言盟而後言朝乎豈有未朝

王而盟于王庭乎據經文諸侯既盟之後王乃至方行朝禮義甚昭然

天王狩于河陽

左氏曰言非其地也趙子曰王者無外豈有畿外則非其地乎此但記所至之處不可別爲義也又云且明德也按晉召王而朝之愈乎不朝爾夫子不以爲罪以功補過此乃功勤之中未及於禮而謂之爲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爲德則率諸侯朝于京師者謂之何哉故以德爲目不施於霸者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其曰何錄乎內也趙子曰穀梁說闕月是也若言內書曰何不書月乎

穀梁曰朝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趙子曰按天子巡狩諸侯會朝于方岳之下何得云朝于外卽爲非禮哉且物情人理豈有天子出巡而諸侯不朝乎穀梁又說不書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僨矣故曰不繫月猶諸侯不宗天子趙子曰此傳說闕月之義則當矣言爲文公則穿鑿也故裁其上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趙子曰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不煩妄釋又云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趙子曰據理反是爲衛侯諱是掩惡也何名爲叔武諱且凡褒賢之義但稱字爾不聞諱殺也又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按例執諸侯皆稱人不要別生義

穀梁曰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此傳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爾又曰歸之于京師緩辭也不早歸京師也趙子難之義同公羊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公羊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按例凡大夫還悉書所自無他義

曹伯襄復歸于曹

穀梁曰天子免之按晉以曹伯界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羊曰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啖子曰經不言狄恐非本夷狄也又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按公實不在何所朝乎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云卿不書罪之也趙子曰據例稱人者皆非外大夫之惡也公自爲之爾

冬介葛盧來

趙氏曰啖云不於廟受故不言朝此說是也或曰公羊此春傳云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此義移用於此豈不可乎答曰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若以爲能行朝禮卽儀父不應却貶稱人故知用夷禮爾但爲廟受故書朝葛盧或但爲事而來本非來朝所以不廟受故直書來爾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趙子曰此亦受君命而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啖子曰按僖公未失政此說非也

穀梁曰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趙子曰京師迴便如晉故言遂爾不敢叛京師有何理乎或曰書遂者譏奉王不專使也據先王室後盟主未爲失禮亦非譏也凡遂者繼事辭爾皆以實書其褒貶卽觀其上下之文乃辨之爾此言遂如晉直書也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也遂逆王后于紀貶也不可直以遂字爲義例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氏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云云趙子曰實然卽往於例不合不書且二十八年執曹伯不應經四年方分其地公羊云晉侯執曹伯此經無執文故知二傳皆妄說也若實晉人使然亦當別爲文不應依常取例書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公羊曰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啖子曰成王思周公之德故令魯有郊禘何得云非禮傳妄矣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曰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按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爾兄弟之辭有何義乎

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公羊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啖子曰若反貶稱人乃是隱其惡也如何懲勸乎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穀梁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趙子曰未可殺而殺謂定元年殺菽者此說非也定元年菽不死唯菽死故紀其災也且令百草未死豆苗先枯卽知豆易凋不得云舉重也此則百草俱不死冬溫故也乃書事實何舉輕之有乎

南海廖廷相嘗與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六終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七

唐陸淳纂

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穀梁曰重天子之禮也趙子曰夫子意在辯是非豈惟重之而已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氏曰緩也按此正合五月之禮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趙子曰按秦漢已後郡縣天下天子益尊不比三代猶就郡加守相

秩何得無錫命乎蓋不知譏其賞無功而遂妄爲義爾
公孫敖如齊
左氏云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趙子曰此據春秋時言
之非禮經本意故去其禮也二字

文二年作僖公主

左氏云烝嘗禘于廟趙子曰禘本合於周公廟用之說
在閔二年魯僭用于莊公左氏不達其意遂誤以爲常
祭爾意者見前後經文唯有烝嘗禘三名以爲祭名盡
於此殊不知春秋所記祭祀唯記其失禮者於祠祠無
失禮所以不記左氏不尋此意遂云烝嘗禘于廟撰禮

篇者亦因之先儒遂說云諸侯三祭不知其本故也四
時通用但以禮物多少爲差品爾安得卑者卽闕廢之
乎明堂及王制並末流之儒述春秋之文不足據也說
已具閔二年漢末諸儒尤迷其旨不得本源互相乖背
皆不可爲準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公羊曰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趙子曰按此乃是深責
晉之無禮非爲公諱也

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氏曰書士穀堪其事也啖子曰旣命之卿例皆書名

不論堪與不堪若言士穀是未命特書者則此會不聞有美何足異乎若不堪其事自當罪爾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云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趙子曰夫子因舊史之書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者則通言之志其不敬以示義爾義已見僖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氏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啖子曰按宋當祖湯鄭是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知此傳謬也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云弔如同盟禮也趙子曰按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

穀梁云叔服也啖子曰叔服若是王子則會葬之時何不書王子乎

秋雨蝻于宋

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趙子曰假如有一物著於上見於下豈得云雨哉蝻自空而下下又多有似於雨爾歷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是也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云卿不行非禮也至于敬主之謂也趙子曰按公

自逆常事不書以成禮於齊所以變文云逆婦以譏之
傳不達此意遂妄爲說假令以微者逆之卽當但云夏
逆女于齊不當稱婦也

公羊云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于大
夫者略之也啖子曰傳無事迹焉知娶于大夫書逆女
有何妨乎故知稱婦者但譏禮成於彼爾

穀梁曰稱婦有姑之辭也趙子曰此義自施於書至之
例不施於書逆之時也

穀梁又云其不言氏貶之也啖子曰凡夫人加氏字便
於言爾今旣曰婦姜故不要言氏無他義也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公穀皆云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趙子曰據言含
且賵據禮含賵祗止一人公穀反云譏一人兼行二禮
殊乖禮意也據禮含賵祗止一人兼行爾若每事須一
人則罄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云且娶焉趙子曰若實如此則非禮經文當書之
經旣不書此說謬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啖子曰公穀俱言不告月爲是非也按經文上言不告

月明當告也下云猶朝于廟言當止也又以告月為名
明月朔皆當告也

文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氏云寘文公子焉非禮也趙子曰若實如此則經文
當書以示譏經既不書何憑為實且書取皆譏也

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云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趙子曰若以殺大
夫眾而不書名則晉殺三卻鄭盜殺大夫何乃悉書乎
故知妄也

公羊云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啖子曰以

三世內娶便云三世無大夫不近人理

穀梁云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趙子曰若實殺有罪何不
書死者之名乎故知與常例不同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氏云晉人背先蔑而立靈公云潛師夜起敗秦師于

令狐啖子曰此傳說敗秦師並謬也按經書戰明二師
相抗敵矣傳云潛師夜起與經乖矣又上言背先蔑立
靈公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軍則是在晉也何其
自相背經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外矣言背可也言
將下軍非也蓋先蔑時為下軍將而身在秦故致誤之

也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公後至故不書其國避不敏也

敏審也

趙子曰按

雖後至豈有不知其列會銓次乎殊失褒貶之意矣不書諸侯者意在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爾公羊云失序也穀梁云略之也並鹵莽不足取

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効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啖子曰但謂能守官故以官書爾蓋舊說言此二人不失節故致誤節

謂節義非符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為女色也又按華孫來盟稱官亦謂能守官爾傳言其官皆從亦因舊說言其不失官遂致誤也

公羊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以官舉也曷為皆以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按此見以官稱是有大夫曷云無乎

穀梁云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按有君稱官復何妨乎又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按其文曰來奔則出彼國之理昭矣聖人豈為其接魯遂不言出乎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云何以不稱使三年然後稱王按前後例踰年卽成君言三年非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云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趙子曰反而告廟是得禮也何謂病公乎

冬楚子使椒來聘

公羊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按例凡未命之卿來魯皆書名無他義又文公已前不書

楚大夫者好命未通爾有何許之乎

穀梁云楚無大夫其曰椒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趙子曰聖人設教豈以來我則褒之蓋不知內外異辭之理故妄說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氏云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之以無忘舊好趙子曰春秋之作以爲經國大訓故一字之義勸戒存焉若但以無忘舊好則書恐非聖人之意也

公羊云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

及成風成風尊也啖子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穢兩人史家豈將子居母上乎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云一人而曰敗以眾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眾趙子曰

若如穀梁說則當云敗長狄于鹹今既直云狄則舉狄軍總敗爾且其帥見獲師自然敗何勞妄為義說若以不言帥師為義此例又甚多又云然則何為不言獲曰古者不重傷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啖子曰不言獲賤夷狄之帥爾無他義也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左氏云邾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邑名國人不狗順也邾伯

卒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邾邾邾來奔二邑名也公以諸侯

逆之故書曰邾伯來奔釋所以稱邾伯不書地尊諸侯也尊諸侯故

不可以竊邑之罪加之也趙子曰按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

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邾

伯一何乖謬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

但稱名况於都未嗣位乎且春秋正王綱之大節乃云

為魯公以諸侯逆之之故即書曰邾伯乃春秋紊王綱

也一何厚誣哉

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趙子曰失地

之君例書名亦以兄弟之國不書曹衛何以書乎曹伯陽衛

術侯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曰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

公許之不絕婚立其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

言非女也左氏經無子字啖子曰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

此爾義見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注

公穀云稱子者公之母姊妹按經文稱子明是時君之

子也乃云姊妹有何理乎

秋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曰遂者何公羊以術為遂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
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按例外大夫來魯
未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已前秦未嘗使大夫來故不
書爾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穀梁云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亟數也言戰多不分其主客故

不悉記也趙子曰據經定書日月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

云數哉蓋不曉交為主之意妄為此說爾

文十三年太室屋壞

公羊云魯祭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牝羣公不毛趙子

曰魯宗廟牲色所尚當依周制不應有此數種之異此儒者妄說也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云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趙子曰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故知妄也

公羊云不克納者大其不克納也大謂美之趙子曰此乃譏

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大之哉又云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實與而文不與趙子曰縱令諸侯豈得專廢置他國君乎何但大夫此乃譏辭又非實與而文不與也

穀梁曰卻克稱人微之也趙子曰按例宣公已後侵伐多書卿名文公已前皆稱人不應此獨以人為貶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云子叔姬配齊昭公生舍云云按此傳以此經後齊

人所執子叔姬為舍母又云單伯是周大夫故云爾啖

子曰春秋體例他國自囚國內之人舍母自是齊家人未有言

執者則所執子叔姬為舍母非也又單伯明年書至自

齊則是魯大夫益明矣若周大夫豈有於魯書至哉則

左傳所說謬妄甚矣然則舍母蓋魯之媵女別一叔姬

爾左氏為附會後事故加子字此說無經文今故除之

以祛疑惑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趙子曰假如非已立之得不爲君乎

文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云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趙子曰按左氏本以子叔姬爲齊公子舍之母以單伯爲周大夫爲被執故令季孫如晉請之事都謬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穀梁云無君之辭啖子曰按宋見有君不得稱無也先儒曰雖有君若無也趙子曰春秋時無德之君極多何

得唯此一君獨無哉又云以君無德故司馬憂懼自來魯求援趙子曰爲臣之禮君雖無道豈容不稟其命專自行乎若信以此爲美是以無君之道訓臣也

夏曹伯來朝

左氏曰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趙子曰按周禮諸侯猶各以服數朝天子若五年諸侯再相朝卽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當無相朝之限有事乃行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趙子曰左氏云爲孟氏且國故公羊云脅我而歸並未

得褒貶正理故不取

六月單伯至自齊

穀梁云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天子之命大夫也啖子曰凡名單書則可分別字則不可分別故兼氏書之此傳但知天子大夫不合書名且不達兼書氏之義故略之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公羊云入不言伐此言伐何至之日也

言兵至便入

趙子曰

若如此則當書云戊申卻缺帥師伐蔡入之

據莊公二十八年云

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以此知之

此既隔伐而言入則非是便入也

且伐與入皆足以罪晉何用重疊書之乎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趙子曰左氏說晉受齊略而還無能為故也據二百四十二年中盟會豈盡能有成何獨貶此蓋公當往會而不及則不序諸侯所以為公諱之示諱也如彼自盟會公不合往者則從告而序列之也左氏又云於是有齊難故公不會按此乃當往會以救難何得不會乎又云凡諸侯會公不與即不書按諸侯與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並非也

十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公羊云入郟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啖子曰因其侵伐我遂入曹故得詳其事非爲其動我也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公羊並云疾也趙子曰若誠有疾則夫子不當譏之春秋十二公除文之外餘未嘗書不視朔者豈皆無病足知病而不視朔常事不書也又據文公諸侯盟會三度不及又不視朔又不曾齊以此推之知公性寬賒而怠於國務非疾也故從穀梁

冬十有一月宋人殺其君杵臼

左氏說被殺之由云夫人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云云趙子曰傳例自云君無道也凡無道之人例皆強暴爲人所畏祖母有何威權而能坐殺之乎若潛謀構禍猶或可疑今乃云公知之載寶以行盡賜左右而端然待死推之人理未之有也故悉不取但依經例言其無道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云卿不書失其所也啖子曰按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傳見雜記言是晉荀林父之徒云云遂妄爲此說若命卿失所卽貶稱人不命者貶又如何書之

夏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趙義同十五年盟于扈

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云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傳釋使二人行意也

趙子曰一卿將

命可兼諸事豈有每事一卿乎予論此義已見九年歸舍且贈傳必若禮合各行夫子必異其文以示義今連言故知必譏也

冬十月子卒

趙子曰據彭生命卿

彭生惠伯名也

而不書卒必當有義或曰

知不為內諱乎答曰春秋之諱皆微文見意不容都隱之也設令防世卿相黨之患不敢斥言則亦當變文示義如弑君不地之類不應都隱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曰出曰歸于某趙子曰按夫人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母之家非被出也若有罪見黜則當云出歸于某不得但言歸也

穀梁云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言共

望其趙子曰若此說則嗣君非姪娣所生者則可以不

事嫡母乎傷教違理甚矣

菑弑其君庶其

左氏云菑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啖子曰按春秋弑君例惡甚者不書賊臣之名懲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不道子可致逆聖人訓典固當不然故不取又言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公以文子比舜擬人非倫固不可取又言舜舉十六相亦不與尙書同故略之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七終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八

唐陸涓纂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啖子曰按宣公本不同謀不可同桓公之說又經文不去王字義亦昭然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氏云尊君命也傳意稱公子啖子曰義在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氏云尊夫人也解不稱公子啖子曰書曰公子公命何以加尊乎不稱公子夫人何以尊乎蓋左氏不知有

一事再見者卒名之義故妄為此說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啖子云此傳意為是三年待放之義此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益不見事迹故云爾

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公羊曰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趙子曰按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何於此獨生義乎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

也啖子曰晉師先已書今四國會之自常例爾有何義

乎又曰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注云疑故趙子曰凡眾國

共行之理春秋舉大綱示邪正豈有為其聚謀與不謀

為例又曰此其地何著其美也美稱按春秋未有師書

地為襄之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公羊曰柳者何公羊崇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

與伐天子也啖子曰崇小國也傳既誤為柳故妄說也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說宋敗之由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啖子曰且軍士猶饗之况其御乎御既寡且親近必無不與故不可從也又言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于鄭既受贖許歸華元何用逃乎又言華元巡城城者謳二云華元之御答以犀兕尙多棄甲則那棄甲者譏其喪師徒也豈專惜甲冑乎華元賢臣豈肯以多犀兕文其過輕答城者乎皆近誣也故不取又非解經之義也

穀梁曰盡其眾以殺其將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師眾盡力以三軍敵

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趙子曰按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說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

褒貶乎若欲褒貶之乃足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也晉侯夷吾之見獲為馬陷淠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曲說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境乃免趙子曰董狐云亡不越境言行未遠而君被殺反又不討賊狀涉同謀爾非謂越境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妄附會為此言誣何甚若然者則奸臣令人弑君身越境而還即為無罪乎故當辨其情狀之邪正不合論越境與不越境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

穀梁曰之口緩辭也趙氏云之助語辭爾何煩妄釋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左氏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趙子曰據傳不言凡即當年之事謂二事並非禮養牲只養二牛既並死自然合廢郊何得云皆非禮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此言無理之甚不足難也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公羊曰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傳意今魯取向有辭

啖子曰聖人

設教豈為魯欲取向而妄加莒事乎

穀梁曰弗肯者可以肯也按書不肯者明莒非以他事

見伐且譏公

伐莒取向

又曰伐莒義兵也又云伐猶可趙子

曰按非王命又非侯伯興兵安得稱義又稱可乎

宣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氏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至自齊書過也啖子曰就鄰國之君而為大夫求婚不近人理蓋妄也若實然必有異文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公羊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非禮爾何用曲為義乎

春秋集傳卷八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云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至于不書諱之啖子
曰經但言會傳作盟不與經合矣又說公見止亦近誣
故皆不取

宣八年六月辛巳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

穀梁曰以其爲之變譏之也趙子曰若然則都不爲變
于籥並施則可都不譏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

公穀並云熊氏又謚爲頃熊趙子曰據理頃爲惡謚不

應公母特加惡謚故從左氏爲敬嬴

宣九年秋取根牟

公羊曰邾婁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趙子曰不
繫乎邾蓋本魯邑也數取不繫有何義乎

宣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羊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趙
子曰已取之又言未絕何迂誕之甚言我者爲濟水長
不必盡是魯田以別他爾

穀梁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
之也趙子曰但言歸我則足知其來也省文爾哀八年

歸謹及闡豈是公受乎

夏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啖子曰此乃其私告辭非國命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啖子曰聖人設教不應於母弟則偏貴之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氏曰書有禮也啖子曰若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

穀梁曰人而殺之也其不言人何外微舒于陳也趙子云按經文皆依先後次第而書爾何煩妄為異說微舒弑君之賊其罪自顯何須外之凡稱日以隔文者皆以明先後其例甚多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按此傳得臣與晉侯戰稱人遂穿鑿

爲此說耳且得臣未命之卿例不書名氏無他義也

冬十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說蕭見滅之由云蕭人殺熊相宜僚楚人遂滅蕭
啖子曰按左氏前後說事迹與此相似者甚多恐是前
志寓言以諷諫作傳者承之而錄未必得其實故不取

宣十五年五月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公羊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趙子曰此傳不知字
例遂妄穿鑿爾

穀梁曰矯王命以殺之啖子曰焉知矯命殺之經無異
文不足憑也

秋初稅畝

穀梁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趙子曰蓋公
田之外又履步其田十又稅其一論語云二吾猶不足
是也若去公田而別行什一之稅所得與籍何殊故去
此一句

冬蟪生

左氏注云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喜而
書之趙子曰按此類生訖便爲災如蠶而食葉也但爲
秋中之蝻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爲災故書穀梁曰非災
亦非也

春秋集傳卷八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

公羊曰宣榭者宣宮之榭也啖子曰按宣王之廟毀已久矣縱失禮不毀止當在城不當在成周也

成元年二月春無冰

穀梁云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啖子曰二月今之十二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到今時正月矣豈可更言無冰乎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賀戎敗之曷爲不言晉

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啖子曰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賀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冬十月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晉閭而語移曰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啖子云此似街談巷議之說不當載於冊牘故略之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子嬰齊帥

師會晉郟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

齊師敗績

左氏說戰事云又言齊侯免求逢丑父逢丑父三出三入晉軍云啖子曰時齊師大敗而晉師全勝若三入晉必當見獲此近妄也

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由為魯也

趙子云

春秋之作所以辨邪正明是非也豈獨黨於內哉據稱公子即王命之卿但以國小之故不能自崇樹其大夫請命於王者少唯此與昭二十年公孫會凡二人耳其他無事不見於經不得謂之無大夫也

穀梁曰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

言不欲令內眾大夫與外卑者共行

趙子曰此尤鄙近春秋豈黨內而專輕於外乎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啖子曰前以處父不書族為亢今以書族為亢何自矛盾也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云季武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啖子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宣十二年楚自郟戰曰作先君宮以告成事若然煬宮復何謂乎趙子曰立

武宮蓋別緣他故若以鞶戰之故不應經五年方立之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曰逆也趙子曰若然則非禮也經當言之今不書故知妄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趙子曰昏禮而使公孫非也左氏曰禮也何其謬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公羊曰錄伯姬亦無禮之甚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公羊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說已見莊元年

曰天

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啖子曰二傳不知文之誤強穿鑿爾

冬衛人來媵

公羊曰錄伯姬也

錄其賢也

穀梁曰以伯姬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傷其災死故備言之

按經

文書媵義譏其數爾非謂伯姬也義見媵例

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啖子云左氏文十二年傳云杞伯來朝始朝公也且請

絕叔姬而無絕婚下文言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不言

杞絕也書曰叔姬言非女也此傳大誤當是舊書有說
此事者言杞伯請絕婚而編年作傳者見文十二年有
杞伯來朝又有子叔姬卒妄置於彼而加請絕叔姬以
合其義非也蓋成公六年七年中使使來請無絕婚故
復逆叔姬也彼文公五年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者與
伯姬卒同義若不言叔姬復是何國出乎知今此書者
魯已許其逆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公羊曰錄伯姬也趙子曰按春秋之義以辨正是非但
云錄伯姬是何褒貶

穀梁曰既嫁于夫譏以我盡之也趙子曰女嫁後遣使
往致之親好之意何譏之有又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按
春秋褒貶當事而書未有別紀閒事以爲褒也

冬城中城

穀梁曰非外民也趙子曰此說非也若中城實摧壞豈
得不修之乎

成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云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
侯伐鄭啖子云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
傳妄也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按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土為義

穀梁曰周有入無出上一見之也上謂天王出居按二百四

十二年適會有此二事爾故見上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云晉令鍾儀歸求成于楚在成九年華元克合晉楚大

夫盟于宋國西門之外趙子曰按此若實事則無不告

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也又曰會于瑣澤成故也按此

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故並繆也蓋舊說有晉令

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

成十三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氏有呂相絕秦云啖子曰其辭兩誣故不取

曹伯廬卒于師

穀梁曰閔之也按此事實何閔之有

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曰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

穀梁曰子由父疏之也啖子曰二傳不知時有叔矚子

公孫嬰齊此故稱仲以別之之義故妄說爾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矣啖子云此傳不知曹伯有篡弑之罪故妄說耳

秋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左氏云魚石自止之且請討遂反趙子曰按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殊相違矣且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為與蕩氏同族慚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為亂

考之事理無非乖謬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

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云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趙子曰按國亂用兵相攻是仇敵也如何自止之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曹人會吳于鍾離

公穀皆曰再言會外吳趙子曰按實再會依實書之何外吳之有徒為煩迂耳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穀皆曰楚子傷故不言師趙子曰若然則宋公傷於泓吳子傷於橋李何得不稱君敗乎假如君雖傷而師則勝又如何爲義乎故不稱師師不敗爾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言舍之者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惴矣按經書舍之于茗丘言不在晉都執據實書耳無他義

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脈

趙子曰是月也無壬申書壬申誤也

穀梁曰致君而後錄臣按春秋編年月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言卿卒後言公至皆據實事何傷教意二傳不達其文謬誤之理遂妄說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八終

春秋集傳卷之九
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云且不登叛人
登叛人與成宋志哉
公羊曰不與楚專封也趙子曰按此是楚取彭城令魚
石守之耳豈名封國乎
穀梁曰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趙子曰與叛臣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九

唐 陸 淳 纂

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云且不登叛人登成也不成謂之宋志成宋志也趙子

曰按此乃是夫子裁其邪正不得不如此為文何關不

登叛人與成宋志哉

公羊曰不與楚專封也趙子曰按此是楚取彭城令魚

石守之耳豈名封國乎

穀梁曰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趙子曰與叛臣

豈疑其為正哉意不應如此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

左氏云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云云啖子曰此說與經不同時魯又會不須告命故知傳妄也

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公羊曰不書取為中國諱也趙子曰按夫子增損經文以示可否觀文見義何諱之為若言鄭虎牢則以譏之也

襄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穀梁曰諸侯已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強也啖子曰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爾無他義

襄四年夫人妣氏薨

左氏云不殯于廟無槨不虞云云啖子曰若如所言即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妣氏卒下誤在此爾但謚曰定妣故知乖誤彼既言不成喪即不必更要此語故遂不取

襄五年冬戍陳

左氏云冬諸侯戍陳趙子曰按經文無諸侯字奈何妄云諸侯乎公羊云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縱離至不得列序但云諸侯戍陳於理何傷若諸侯戍之如此為文即魯自戍之而將卑師少如何為文乎又若諸侯盡戍之則兵力盛矣何得下文更為會以救之按僖十三年冬諸侯會于鹹明年城緣陵云諸侯此無諸侯字魯自戍之耳義亦昭然

襄六年秋莒人滅鄆

公羊此年無傳五年傳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出謂鄆之甥莒之子也

穀梁曰家有既亡云由別之而不別也非其立異姓以蒞祭祀云趙子曰此蓋昭四年經云取鄆以為若今實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按莒今滅鄆以為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取鄆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於經則鄆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鄆人實取外孫為國嗣罪自在鄆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鄆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鄆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於異姓為後乎案其事情莒人以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合奉鄆祀神不歆非類是使鄆絕祀又事須

書滅耳公穀但傳得立郈甥守祀故書曰滅而不究事實遂誤爲傳耳今故裁取使與經合

冬季孫宿如晉

左氏云晉人以郈之故來討趙子曰據前年會于戚已令郈聽命于會卽明不私屬魯今郈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執政大夫初嗣位而往見霸主耳

襄七年季孫宿如衛

左氏曰報子叔之聘聘在元年趙子曰豈有鄰國經七年始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左氏不達此說諸稱尋某之盟報某之聘多此類也

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趙子曰凡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爲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耳三傳不達此體但見其文特異不能釋得遂妄云被弑若實見弑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弑君豈有實告乎按經文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爾公羊乃云未出境益見其非也

穀梁曰爲其欲從中國心與大夫違故見殺如此則夫子何爲生名以譏乎益知自相矛盾俱不足取

二十五年吳子

遇卒
同此

襄八年公如晉

左氏曰朝且聽朝聘之數趙子曰按會邢丘亦言聽朝聘之數若朝以受命何須更會左氏朝聘之下一切須言事由多非其實故多略之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丘

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啖子曰尊晉侯則季孫亦不當書但言會而已且魯公與他國大夫會例皆書人何獨尊晉侯乎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云云門于鄆門云云門于師之梁

云云門于北門云云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啖子曰蓋誤重說也古史或有用周正者或有用

夏正者故有兩月不同蓋作傳者承二國之舊史月數

不同遂兩載之

十有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云鄭服也因載晉鄭盟辭云云啖子曰傳誤云鄭服

也若是鄭人與盟何不書及鄭同盟乎又左氏所載之

辭乃是晉鄭二國相要何關諸國之事故知傳所載者自是晉鄭盟也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與也傳以舊史不載同盟之辭遂誤以二國盟辭當之

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左氏云晉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啖子云按經但書滅偃陽而傳言以歸違經也蓋舊晉史言獻偃陽夷俘于武宮謂獻所獲偃陽人也傳因誤以爲偃陽子爾

冬成鄭虎牢

左氏云諸侯戍之趙子云魯自戍耳義同五年戍陳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公羊曰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趙子曰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既不可通了適足令學者疑謬爾故不取

穀梁曰諸侯一軍趙子曰按國有大小軍制當異而但云一軍無等差之異必無此理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大國非一軍明矣

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

亳城北

左氏云鄭人行成啖子曰若曰行成何不盟乎又下言諸侯道弊而無成益知未服其秋又伐鄭鄭行成晉人則赦鄭囚納斥候以禮鄭若言此時亦行成則何不禮之乎傳以同盟則鄭亦與盟爲義故致此誤且同盟言十二國若鄭與盟則十三國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云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啖子曰按經文勢鄭元屬楚未屬晉自與楚子伐宋耳傳以上言鄭及晉平故妄

言將以伐鄭四字今略之

冬公如晉

左氏云且拜士魴之辱禮也趙子曰按大國使聘卽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言禮也一何繆乎此自別事故須往耳

襄十三年公至自晉

左氏云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趙子曰按從朝還非有軍戎險難之事何書勞之有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吳于向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北宮括鄭公子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卿不書惰也書於伐秦攝也趙子曰傳意惰爲
不成事攝爲其事攝舉按經意紀盟會用兵以事之邪
正爲褒貶不爲其小小幹舉惰怠生文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左氏云戌見孟獻子謂之曰子有令問而美其室其若
之何獻子曰我在晉吾兄爲之啖子曰獻子賢大夫不
應歸過於兄

劉夏逆王后于齊

趙子曰左氏云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若有單公
經不應不書故知妄公穀皆曰過我亦非也豈有天子
取后將爲天下母而得云外逆女不書故知爲劉夏逆
之非禮乃書以示譏使卿逆卽當事不書耳推此而言
知當使卿逆也所謂外逆女不書者謂諸侯於外國娶
雖非禮亦不書

襄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曰晉平公卽位云與諸侯宴于温使諸侯大夫舞

春秋集傳卷之六
曰歌詩必類趙子曰按平公父卒此會纔五月豈有便
行宴樂歌舞之理乎又云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按
若已在會乃渝盟而逃歸經文不合不書僖五年會首
戴鄭伯逃歸不盟襄七年會于鄆陳侯逃歸並書以明
其罪何得獨此不書則左氏此傳都不足憑也或曰鄭
伯陳侯爲是諸侯逃故書高厚大夫耳不應同例答曰
春秋未命之大夫奔逃執放並書况正卿而逃得不書
乎

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
則民作讓矣士匄者宜奈何宜墾帷而歸命于介按不
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讓小善非人臣盡忠之道
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趙子曰據左氏傳齊高厚莒意恢楚卻宛等死並是兩
下相殺而經以國討爲文者蓋殺者皆承君命而殺之
故經以累上之文書之傳則因雜史之記意在專歸罪
於殺者故不貴其君命耳且當據經文爲正也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云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趙子曰按

春秋集傳卷九
不命之卿接於魯者悉書名鄭宛莒慶秦術之類是也
何用妄爲義乎

襄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曰王與子南子棄疾謀殺子南棄疾不告其父子南既死而棄疾亦自殺啖子曰按楚子必當不與其子謀殺其父棄疾猶能自殺必非凶逆之人豈有父將見殺而子不告乎

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其罪云云趙子曰當時陳屬楚鄭能侵而獻功于晉晉人悅之甚矣何得責問罪

又云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五父陳佗也

按五父弑君

之賊豈以立弑君賊爲功乎又云何故侵小按當時侵伐常事不當有此責問且陳大於鄭何云侵小又云仲尼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且使務華忘實非聖意也論語曰辭達而已矣何哉故知非實並不取

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說舒鳩叛事云云啖子曰既非經之本傳故不備載但撮其歸要以明舒鳩見滅之由耳

十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趙子曰此與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鄆文義正同皆

春秋傳卷九
十一
以便文耳公穀之說非也

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云卿不書尊公也云云啖子曰若然良霄何以不尊
公乎又衛侯會之亦不與經合皆不取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
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云滕成公邾悼公皆至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
與盟季孫請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何故視之
書曰豹言違命也啖子曰時邾滕雖小常列盟會未肯

便爲私屬又此後邾滕皆列於會故知不實且豹之不
氏自爲先目後凡左氏妄以舍族爲貶遂穿鑿爲說耳
又云楚人衷甲云云趙子曰且大會諸侯弭兵爲事豈有
便行掩襲之道假如事成豈是強霸且子木賢大夫必
不爾也又云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按當時晉強於
楚又是中國盟主豈有後於楚之理作傳者徒黨於中
國以成楚人之惡都非實也且與經違故皆不取左氏
又云享于垂隴七子賦詩趙孟論其休咎一一皆驗以
人理言之皆虛謬也且伯有若不能誦詩則當無言而
止若能之豈有賦如是惡詩左氏委曲誣辭多此類也

向戌請賞云云子罕責之云而又求賞無厭之甚削而投
之子罕賢大夫假如不欲其無厭亦當微辭曉諭豈有
君與之而臣輒削其書而投之乎殊為鄙近必不爾也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啖子曰按經言十
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為三失閏進退
不同不可得而考故不取

襄二十九年公在楚

左氏云釋不朝正於廟也云云啖子曰前後正月公不在
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又言楚使公親禴公使

巫以桃茆先被殯言以君臨臣喪之禮行之且楚之強
僭豈肯使魯辱之又言楚人悔之則非楚不知禮必當
見討何得全無事乎蓋魯以親禴為辱故妄為此說以
救其恥史臣因妄而記之傳因史而書之禮記又因舊
說之妄而妄載之趙子曰公羊云存公也穀梁云閔公
也俱非立教之意故並不足取

夏公至自楚

穀梁曰喜之也趙子曰按君之出入史必書之更記何
事而云喜之非也

吳子使札來聘

公羊曰賢者不名啖子曰夫襄而字之但爲有殊異之美者非謂賢者常不名

襄三十五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皆曰賢也趙子曰據經文直書實爾未有襄義在卒時書之

襄三十一年十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氏云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其父不當不書義同庶其之弑但恐是展輿因國人之攻弑莒子乃立傳誤以之字爲以字不敢輒改其文故略其辭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九終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十

唐陸淳纂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曰其車千乘

云云

又云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

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啖子曰鍼雖富奢應不能至是傳說之太甚也

昭二年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云為政而來見禮也趙子曰按霸國正卿無有適諸國告為政之理前後為政者多矣何不來乎

昭四年大雨雹

左氏云申豐謂不藏深山之冰故致雹云趙子曰五帝

已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假如申豐因此諷藏

冰之理亦與經意不同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氏云夏啟有鈞臺之享云按朝會有常禮豈當各各

異儀且楚不僭王禮不應說湯武成康若已僭擬不應

說齊桓晉文故知非實也

秋七月遂滅賴

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啖子曰按經但言滅

是死位也經傳不同誤也蓋此事是他年楚子曾伐賴
賴降而捨之非此時也舊書不編年故誤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云豎牛餓殺叔孫豹告杜洩以饑授之以戈令逐
豎牛洩拒而不從啖子曰杜洩叔孫之忠臣其主見餓
將死而不食豈曰忠乎此乃是杜洩殺叔孫也洩之罪
大矣沒後雖以輅葬及帥士哭於見誣何補哉又言仲
尼喜昭子之不賞私勞以其殺豎牛也若牛實殺豹則
是昭子不同戴天之讐殺之何足賞焉故知言殺叔孫
皆因俗說致誤若言昭子不知其殺者則昭子尚不知

他人安得知而記之乎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三傳云重地故書並非也義已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

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趙子曰公羊有釋瀆泉之義前後地名未曾解說何獨釋此且三傳字文不同莫知孰是故不足取

昭八年秋蒐于紅

穀梁曰以葛覆質以為桀此大迂又以射而中田不得禽即得禽云云此乃有功不勸非防難之義

冬葬陳哀公

左氏云袁克葬之趙子曰按國已滅矣克又非大臣何能辨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乎

穀梁曰閔之也滅國多矣何獨閔此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公穀皆為火左氏作災趙子曰按前後未有書外火者小事若一一書之固不可勝記且諸侯亦當不告也災是天火事大故書之唯宣榭火以樂器所在以示周之所司無人示譏耳此則不同其例也故當依左氏為災也公穀並云存陳閔其見滅故存之若然則他見滅者

何存之乎

昭十一年夏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祊祥

左氏云禮也趙子曰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是時又無大患邾又小國何能有救患之益而汲汲云禮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羊曰不與諸侯專封趙子曰此本是列國今改過復其所耳何名專封

穀梁曰不與楚滅也今方記興復何關滅事責其滅時乎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曰變之不葬者云云其義見葬例又曰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趙子曰據蔡既興復以禮改葬魯使往會依例書之耳

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穀梁曰言大夫之卒雖當祭禮皆告于君啖子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又禮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足明常禮不告

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公羊說樂正子春云趙子曰經責其輕進藥令父薨耳不責其不解醫也樂正子春加一食加一衣能令親愈即子春之親長不歿乎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曰莒子奔紀鄆又說發婦以紡度城之事云啖子

曰此言多從委巷之談不近人理又與經不合故不取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穀梁曰自鄆者專乎鄆也言力能專制曹無大夫其曰公孫

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言其貴足以專制而今能以邑叛所以善之

而罪趙子曰按人臣不以邑叛適當事爾豈有褒貴之

理乎自緣命卿故書名義與公子首同已見成二年言自鄆者緣先據以叛今力屈奔與魚石自宋南里奔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義正同叛時不書不告耳公羊曰為賢者之後諱也然則賢者之後便得恣其不臣乎此說尤鄙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啖子曰穀梁言母兄稱兄按左氏公羊以母兄母弟為義穀梁則言不以屬通稱兄弟皆有義也今此又云母兄亦為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氏曰取太子欒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啖子曰按左氏以母弟稱弟為例見辰之出奔書公弟故以此為據而例不通故但都言公子而已又不知是何公之子也傳又言公與夫人每日適華氏食公子且華亥既殺公子六人又曾劫公則逆已甚趙子曰左氏又云華亥妻每日必先食所質公子而後食按其事亦悖逆甚矣何肯如此恭敬亦不近人情

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左氏云華多僚譖華緼將納亡人云啖子曰其後緼竟

殺多僚而納華向此乃本有召亡人之謀何名譖乎故略其譖字明其言有徵也

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趙子曰若但言出奔則似入國故書自南里以明之穀梁曰專也何異義乎

六月王室亂

趙子曰左氏序事大煩碎故略之公羊曰言不及外亦非也此自直紀事實何關不及乎穀梁是也

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云晉將以媾與邾云啖子曰既終不與不足記也

晉人圍郊

公羊曰不與伐天子也趙子曰按此實不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

昭二十四年媾至自晉

左氏曰叔孫婍欲殺士彌牟云云啖子曰按叔孫忠賢以身奉國豈肯殺大夫累國乎

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公羊曰聚徒以攻季氏啖子曰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

九月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云孫于齊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野井云云將求于人必先下之禮之善物也趙子曰禮讓者君子之常豈謂有求然後行之乎此言不可以訓故略之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云如晉將如乾侯云云使請逆于晉晉使公復于境而逆之趙子曰豈有為客而請逆於主人乎又豈有令客却至境而後逆之乎皆不近人情

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云賤而書名重地也言邾無命大夫也趙子曰按不命之大夫事接於魯悉書鄭宛莒慶邾快之類是也此則何

獨於三叛人而重地故書哉又云或求名而不得謂齊

或欲蓋而名彰謂三叛人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

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言齊豹求勇烈名而不得也趙子曰據例

兩下相殺俱非人君為兩下若非大夫即書盜大夫謂王命及君命之大夫

殺者於例既不合書名而被殺者合書事須如此耳左

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為求名故書為盜以不與其名

者則諸相殺而書其名者皆是與其名乎又據左氏說

齊豹乃是怒繫而殺之何得妄有求名之義乎且推之

情理凡殺人者皆謂懷怨不勝其怒乃為亂耳又云三

叛人欲蓋而名彰言其賤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

書爾若如此則三人豫知夫子修春秋賤者不書其名

乎為是將地賂魯而屬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蓋也皆

妄為曲說殊可怪也

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啖子曰說重也一本用夏正一

本用周正以此誤也據前已言魏子南面衛彪侯譏之

此又重言與前不異故知必重也

九月大雩

穀梁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

竭未可雩言八月九月乃當雩也啖子曰雩者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月爲例故有此分別又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請焉趙子曰按大雩卽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而皆祈焉不必專於上公也

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趙子曰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公穀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殊可怪也

定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左氏云將長蔡而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言踐土之盟

衛先於蔡

云

按踐土之盟先書蔡名此傳妄也

十一月庚辰吳入郢

趙子曰按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耳穀梁妄爲義說故不取也又云吳不稱子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爲利則凡諸人者悉是乘人敗何不總利之乎故下除此三句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公羊曰諸侯之離至不可得而序

言前後至故不得序列也

趙子曰

若實如此則但不列序何不言諸侯歸粟于蔡若諸侯歸之而云爾則魯自歸之如何爲文乎

穀梁亦曰諸侯歸之義並乖經故不取

於越入吳

公羊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越者能以其名通按經既無但書越處此傳自不要也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云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不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啖子曰切謂魯之大夫見霸主之卿必不敢以此言要之縱實有之亦

非忠言嘉謀又非成敗之由故不取

冬城中城

穀梁曰三家張張為日久此時陽虎用事三家始衰何言張又言非外民也且入春秋已過二百餘年矣豈無缺壞重城乎築何譏也既非新作何得譏外民哉

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曰以重北宮結也趙子曰按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哉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左氏云魯於是始尚羔趙子曰按魯周公之後比於諸

侯最爲有學故夫子云魯一變至於道豈有不知羔貴於鴈乎

九月盜竊寶玉大弓

趙子曰寶玉大弓無用之物陽虎竊取欲令後代知之以爲榮故曰盜予謂此玉與弓魯本受封之重器若失之必合書於經虎又家臣不合書名故依例書爲盜而云懲其求名殊非也本取國重寶將以賂外國以求容耳徐思知其不義之甚故歸之豈有求名之理乎穀梁曰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凡取邑亦非所取何不盡書盜乎

定九年得寶玉大弓

左氏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趙子曰得者對失也器用皆合言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穀梁曰不地羞也趙子曰按緣未出境而得故但以得爲名且書以竊猶不羞書地有何羞乎

定十年公會齊侯于頰谷

左氏云盟載之書云云趙子曰按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于夫子故繆爲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故自遠辟之已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氏云二子及齊師復圍郕趙子曰按有齊師經不當不書下云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若齊與魯兵圍之如何又自令人觀之乎又侯犯豈能以一邑獨立乎如何請易邑於齊乎故知並繆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氏云辰請止公子地公不許而出奔云啖子曰若然則公之於辰未為大惡辰之出奔乃是自絕於兄亦是不弟之類何得書弟乎與鄭段義相反矣又云辰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仲佗石彊出奔趙子曰豈有

二卿無罪肯隨公子出奔不近人情甚矣

定十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公羊曰以地正國也

言以晉陽人

趙子曰據禮臣無專土藏

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強而正國朝則是末大而本

小也是黜君而進臣也豈其然乎

言夫子意不爾也

且實以拒

范中行耳而云正國非也又云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也無君命故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范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輒興兵伐之是逆亂也而言歸以美之是訓人為逆也故公羊之義並乖背經意但以君宥而召之又非叛故書歸耳或問曰若然則奸臣挾

君而制之以縱其暴亂忠義之士坐而觀之可乎答曰
若爾則是賊臣也君所惡也誅君之所惡是勳臣也胡
爲其不可哉

穀梁曰貴其以地反也趙子曰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
此言鄙近矣又云其入無君命其入無君命則是將如
何得歸乎假君不拒苟且自來其惡可知也又何得書
歸乎

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
吳乃克葬

穀梁曰乃急辭也趙子曰按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

詳經意譏臣子緩慢耳

乃者有所阻難有所
須待之意非急也

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曰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啖子曰
按經不言魯師同伐故不取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公穀皆云輒之拒父古人已知其非不復更辯

穀梁序
論已詳
矣

哀七年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之也趙子曰例先發
既無別理故不要重申之又云其來者外魯之辭子謂

來者至內之辭也何外之有如紀伯姬來豈是外魯乎
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云執曹伯陽及司城彊以歸殺之舊注云不書殺不告也趙

子曰予論從告之義已見隱十一年若實殺不書故宜略之

吳伐我

左氏云爲城下之盟而還趙子曰若實爲城下盟則魯懼至甚何得不便歸邾子而待齊重請與吳共伐乃歸之乎自矛盾矣經不書盟故不取也

哀十二年夏五月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

皇瑗于鄆

左氏云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卒辭吳盟趙子曰按上文公自會于橐臯不言與衛宋同會若實同會卽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吳力猶能藩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矣經文衛不與吳會則子木子貢之言並無所施矣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氏云吳子將以公見晉侯啖子曰按此時吳子爭長而不後晉豈肯帥魯侯以見晉乎又言將囚子服景伯以宗祝之言恐之乃捨景伯按吳通中國備知情僞以

鬼神誑之豈肯信乎此言近兒戲也趙子曰據左氏有單平公而不書於經者緣吳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字是兩伯之義分明也公羊乃云吳爲會主與經不同不足取也故留其兩伯之詞而已爲敵禮而會故晉史卽云晉爲先敵而外傳吳語中卽云吳先敵各自護其主而了然可見公羊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云實此會爲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先儒或云不列序者乃以會兩霸爲義子謂若欲如此卽云公會某侯伯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豈不成兩

霸之義哉

穀梁曰黃池之會吳子進矣

言進之故稱子

趙子曰按此爲吳

同爲會主故不人得不達此理遂妄爲義耳

哀十四年西狩獲麟

趙子曰公羊云孰獲之採薪者按經文言狩若言採薪則與經違矣

穀梁曰引取之

非狩人獲故曰引取

按公穀並以經不言狩人之

名故有採薪引取之說不知舉獸獲之義是以爾也穀梁又云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此據鴝鵒來巢言之按鴝鵒據巢書來麟但以獲書之皆實其事而言耳何

煩妄說又云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此據有蜮之類言之耳書有麟西狩獲麟則似麟無數理不要書有何煩妄說若言書有卽是不使恒有有年豈不恒有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十終

